

◇生活空间

四月第一天,得知孙女身体不适,家中无人照料,我连忙请了两天假。下班后也顾不上歇息,匆匆骑上电动车直奔长途车站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一定要赶上前往南京的末班车。

匆忙锁车,小跑进站,买票、安检、检票一气呵成。等我气喘吁吁登上大巴时,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

不知不觉,暮色渐渐笼罩下来,车里亮起了柔和的夜灯。赶车的疲惫阵阵袭来,我向后退低座椅,想靠着小憩片刻。后脑勺刚挨上椅背,就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硌了一下——我这才猛然想起,自己一路匆忙,竟然忘记

◇心灵点击

我住的常州,是东坡归老的地方,南北岸路,藤花旧馆,舫舟亭下运河水,还流着九百年前的样子。我从没觉得他走了——他好像就住在隔壁,只是出门散步去了。

但今天,他真的出门了,还出了趟远的,去了天上。

2026年3月16日,快舟11号冲天而起。八颗卫星进入轨道,其中三颗的名字很有意思:东坡11号、东坡12号、东坡16号。

不是数字有什么特别,而是“东坡”这两个字,怎么就上了天?难道这老先生,学会坐火箭了?

想着想着,我就笑了。

他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远行。从眉山出发,到汴京,到黄

头盔

摘下骑电动车时戴的头盔。

我急忙去摘头盔,慌乱中手指不听使唤,几次都没能解开搭扣。瞬间,浑身燥热起来,手心也冒出汗来。好不容易摘下头盔,却犯了难:放在地上嫌脏,搁在行李架上又怕掉下来砸到人,只好紧紧抱在胸前。我低着头,脸颊发烫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完了,全车人肯定都在偷偷笑我。

窗外流转的夜色渐渐抚平了我心头的慌乱。我抬眼望去,满车乘客皆自顾安歇,无人留意我的窘迫。夜色渐深,窗外灯火点点如流萤,田野静谧掠过耳畔,车轮轻缓的声响似温柔的摇篮曲。紧绷的心这才慢慢舒展,

天上东坡

州,到惠州,到儋州,走得一地比一地远,远到了海岛。可他每到一地方,第一件事不是写诗,是看地——看水渠通不通,看粮食够不够,看病人在哪里。

他那双手,写得出最好的诗词,也筑起最好的堤坝。

可现在,他真的走了。去了天上,高度三万六千里。

天上的东坡不写诗了,他看云、看田、看水、看山。他沉默地飞过每一处,他曾被贬谪的地方,然后传给地面一组数据。那不是词,那是他迟到千年的一个答案:

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坡仙!

九百年前,他在运河边上察水情,用肉眼看。现在他在天上,用卫星看。

[泰州]周桂芳

我靠着椅背,渐渐睡去。

“终点站到了,请乘客带好行李下车。”驾驶员的声音把我惊醒,我两手拎满行李,无奈之下,只好又把头盔重新戴到头上。

在南京转乘地铁很方便,走出地铁站,四月的夜风扑面而来,带着几分春日的清爽。远远地,我就看到儿子扶着电动车在路边张望,连忙挥手示意。他看到我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大声喊道:“妈,你想得真周到!我今天恰好忘了带备用头盔。”

我俩相视一笑,先前所有的窘迫、慌乱与疲惫,都消散在这晚风与笑容里,只剩下满心的轻松和温暖。

[常州]乔艳波

看的还是同一片土地,操心的还是同一件事。只是站得更高了,看得更远了,再也不用走了。

运河边的灯还亮着,舫舟亭的影子在水里晃动。我往藤花旧馆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我知道,天上“东坡”,它正飞过常州的上空,飞过他辗转一生,终于归来的这片土地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母亲的盖帘

[南京]安存立

北方人喜欢吃饺子,只要有时间,总会包顿饺子,当一个个小元宝似的饺子整齐摆放在盖帘上,等待端进厨房下锅煮的当口,我就会想起逝去的母亲,眼前浮现出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盖帘的情景。

盖帘是当地农村家家户户都使用的锅盖,也叫锅坯子,主要材质是高粱秆,用针线缝制而成。这种自制盖帘透气性好,米汤、面汤煮沸后,不会像木质、金属、玻璃锅盖那样,漫溢出来,锅里的饭菜都有高粱秆的天然清香味。包饺子、做手擀面下锅前,摆放在盖帘上,可以恰到好处地晾干水分,不粘连,吃起来口感好。

母亲做盖帘,从夏种就开始准备了。端午前后,小麦归仓,一场透雨落地,乡亲们开始抢种玉米、高粱,母亲会在地头撒下一小片不一样的高粱种子,种子是她上年就留好的。这种高粱成熟了,果实稀疏,也不能吃,头部的秆子比普通高粱要长很多,站在田埂上,远远就看到它们一个个像排头兵似的,很容易区分。

秋收忙完,小麦种下地,天气渐渐凉起来了,地里的农活也就少了,母亲得了空闲,便开始准备做盖帘了。

一个阳光洒满小院的午后,母亲看我写完了作业,喊我取出高粱秆,选一根笔直匀称的放在灶台大铁锅上比划一下,再选一根几乎一模一样的,摆成十

字形,从交叉的中心点开始穿针走线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,面前小桌子摆满了高粱秆,高粱秆晒干后,外皮薄,有一定硬度,里面的瓤却是极软极脆的。

选择针线,也有讲究,既要保证针线能顺利穿过两层秆,还要小心秆子不被撑破,能死死咬住棉线,贴合紧密,这些,母亲显然了然于胸。把从集市上买回的细棉线,穿过堂屋门上的栓孔,扯到院子里用手搓,两股线合成一根线,就成了适合缝制盖帘的棉线绳子。

有一次,针尖穿过秆子后扎到手指,母亲疼得喊出声来,我急忙拉着她的手,看到食指尖有个针眼正在冒血,赶紧用手摁住,母亲的手很粗糙,有的手指甚至关节都伸不直,看得我一阵心酸。

每个盖帘缝好后,仔细一看,针线留下的脚印都是中间十字形,横平竖直,外圈刚好是个圆,针脚均匀、密实,像是按照图纸复刻的一样。母亲的巧思可见一斑。

母亲离世的时候,我匆忙从南京赶回亳州老家,也没赶上见她最后一面。姐姐取出几个小盖帘,递给我说,这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给你留下的,也是一个念想。

周末到了,爱人调好了饺子馅,准备包饺子,我取出一个金灿灿的小盖帘,仿佛听到母亲柔和的、充满念想的语气:春天的韭菜包饺子是最香的。

